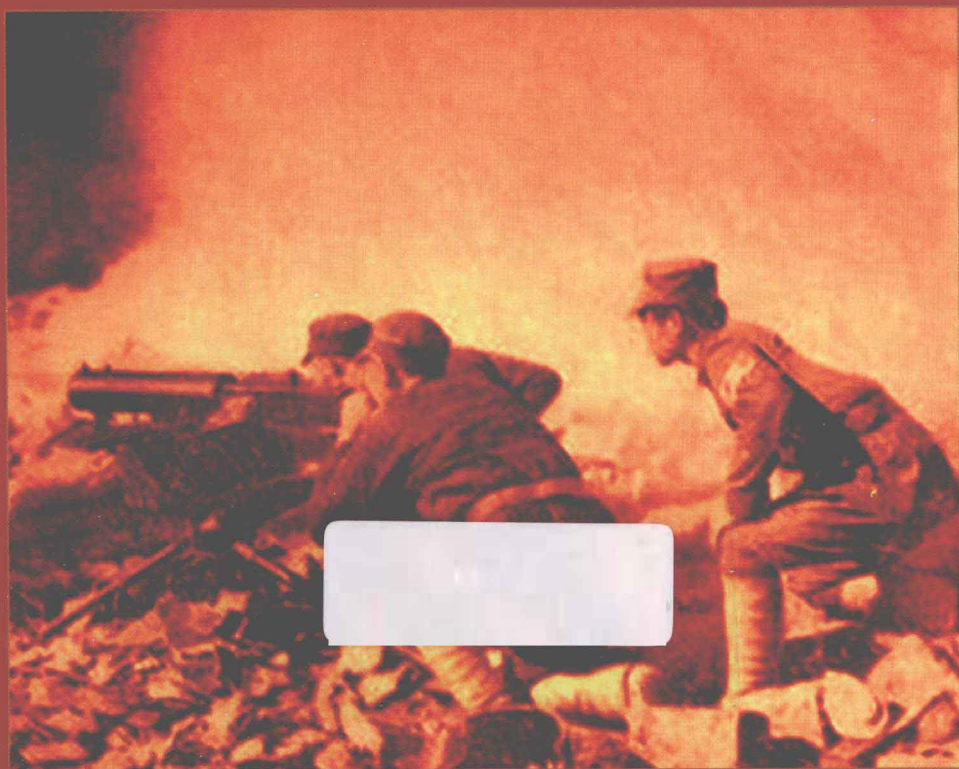


中國抗戰畫史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a's War Resistance

曹聚仁 舒宗僑 編著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曹聚仁

舒宗侨

编著

中國抗戰畫

史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抗战画史 (精) : 全 2 册 / 曹聚仁, 舒宗侨编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034-3533-1

I. ①中… II. ①曹… ②舒… III. ①抗日战争史—
中国—画册 IV. ①K2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7503 号

策 划: 姚 恋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封面设计: 万有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54 字数: 919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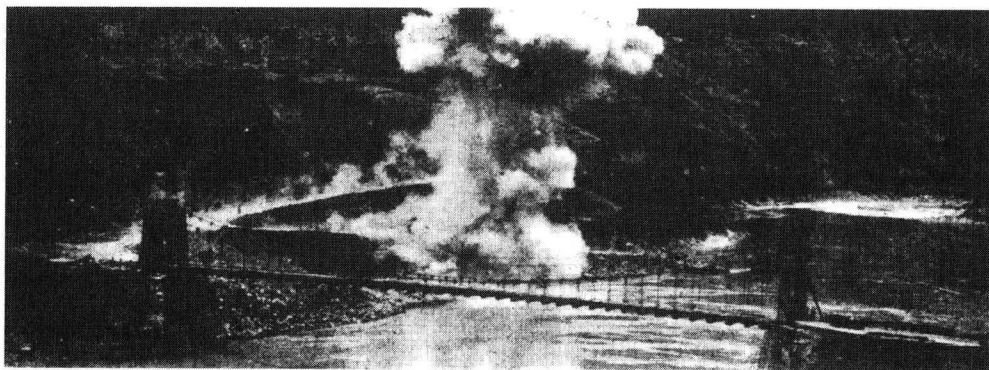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8.00 元 (上下册)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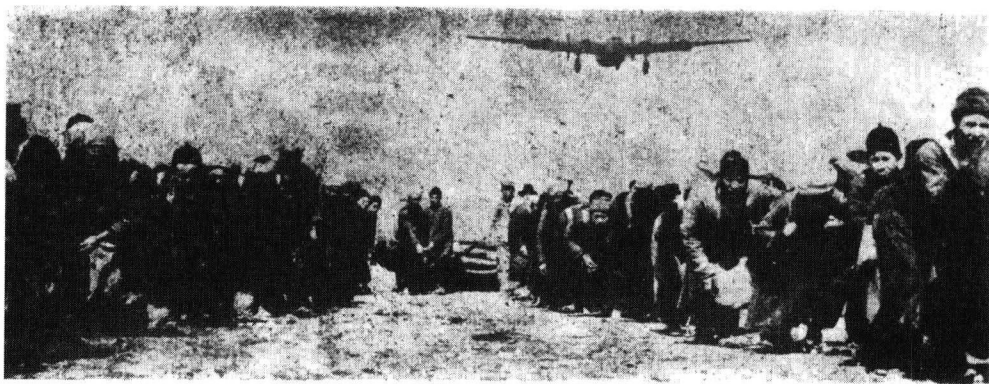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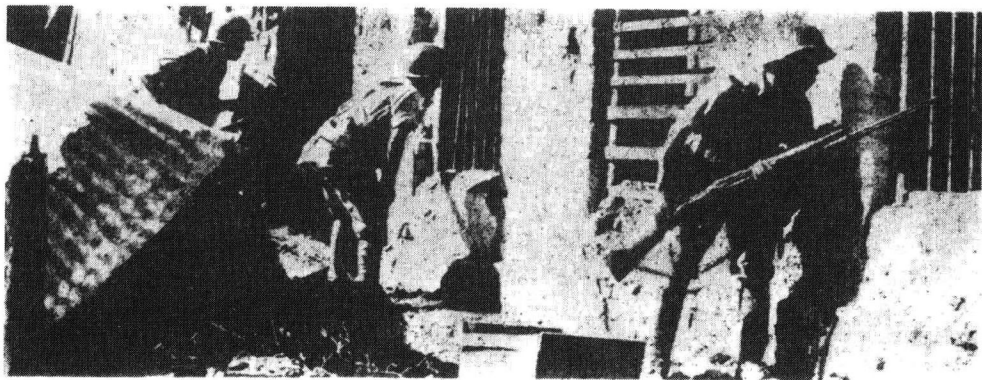
目 录

上 册

再版前言	曹 雷 曹景行	1
史实的证明		
——《中国抗战画史》再版回想	舒似茵	1
扉语：我们的献词		1
第一章 引 论		1
第一节 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		3
第二节 明治维新与大陆政策		9
第三节 日本之内在的矛盾		15
第四节 甲午以来日本侵略中国之行程		21
第五节 中日纠纷与国际		31
第二章 日本侵略战序幕		39
第一节 日俄战后日本侵略满蒙之阴谋		41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		52
第三节 中国诉之于国联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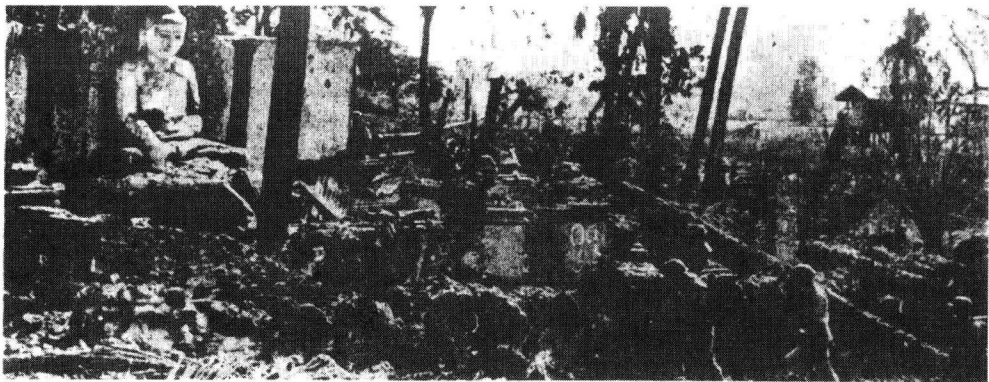
第四节	“一·二八”淞沪战役（上）	67
第五节	“一·二八”淞沪战役（下）	73
第六节	伪满洲国登场	78
第七节	长城战役——《塘沽停战协定》	87
第八节	阴霾中之华北	95
第九节	国人之抗战情绪	101
第十节	西安事变	106
第十一节	英、美、苏联及德国之远东政策	111
第三章	抗战第一期（上）（“七七”事变—二十六年十二月）	117
第一节	暴风雨之前夕	119
第二节	“七七”卢沟桥事变	129
第三节	平津失陷	140
第四节	向“战争”迈进	145
第五节	淞沪防御战（前期）——“八·一三”战役	156
第六节	华北防御战（上）	172
第七节	淞沪防御战（后期）——“八·一三”战役	183
第八节	华北防御战（下）	193
第九节	太湖南北地区诸战役	204
第十节	南京防御战及芜湖、杭州战斗	213
第十一节	中日战后之国际反应	225
第十二节	战时朝野动态（一）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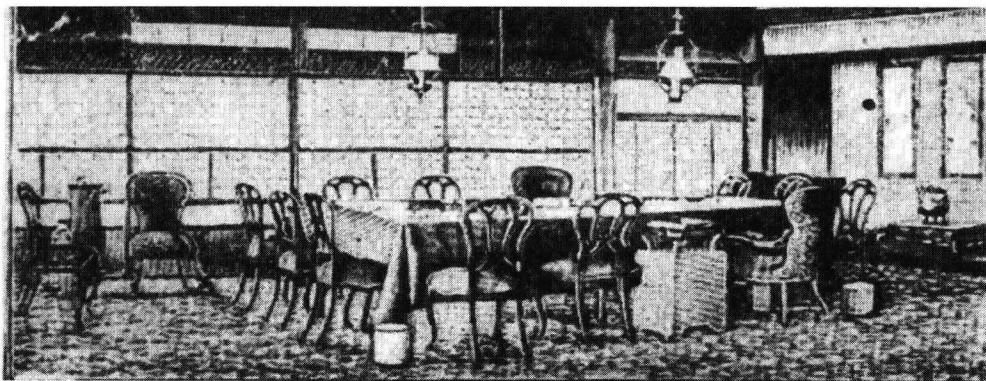
第四章 抗战第一期（中）（二十七年一月—五月）	237
第一节 南京陷落后之新情势	239
第二节 津浦沿线作战	244
第三节 鲁南防御战	255
第四节 陇海沿线作战	276
第五节 北战场之苦战	290
第六节 江南战场之演变	299
第七节 敌伪之政治经济攻势（上）	304
第五章 抗战第一期（下）（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月）	313
第一节 泥淖中之日本	315
第二节 武汉会战（上）	322
第三节 敌海军之沿海活动	339
第四节 武汉会战（下）	348
第五节 北战场之游击战	367
第六节 第一期战争中敌我之战略与战术	374
第七节 国际暗云之投影	381

下 册

第六章 抗战第二期（一）（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年四月）	387
第一节 武汉撤退后之新情势	389
第二节 南昌随枣诸战役	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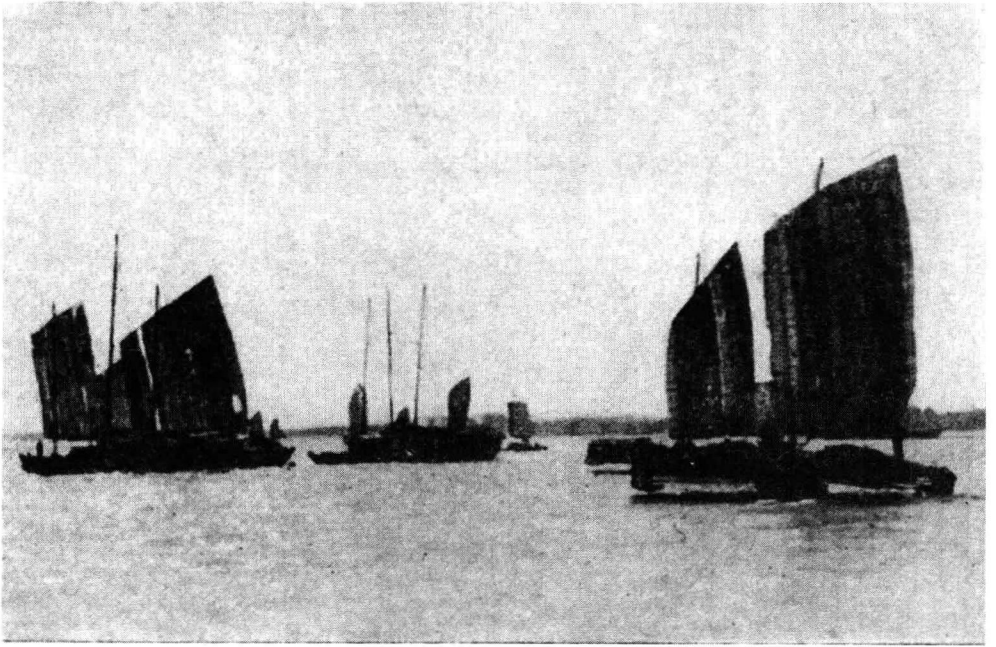
第三节	长沙第一次会战	419
第四节	国际风云与日军南进	434
第五节	桂南粤北诸战役	447
第六节	敌军在华北之扫荡攻击	457
第七节	敌伪之政治经济攻势(下)	470
第七章	抗战第二期(二) (二十九年五月—三十年十二月)	479
第一节	鄂西、鄂北、鄂中诸战役	481
第二节	上高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	499
第三节	浙闽沿海地区诸战役	508
第四节	粤北及桂南反攻战役	517
第五节	北战场之两种战斗	528
第六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	541
第七节	战时朝野动态(二)	561
第八章	抗战第二期(三) (三十一年一月—三十三年十月)	571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之军事情势	573
第二节	第三次长沙会战及浙赣战役	580
第三节	缅甸防御战	595
第四节	湘鄂皖诸战役	602
第五节	“大东亚之梦”与敌后诸战斗	615
第六节	大陆战场之面面战斗	623



第七节 太平洋上之曙光	639
第九章 抗战第二期（四）（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四年九月）	659
第一节 抗战后期之国际情势	661
第二节 敌军之暮景	666
第三节 湘、桂、黔、豫、鄂会战及湘、粤、赣边区诸战斗	674
第四节 胜利前夕之反攻追击战	687
第五节 轴心崩溃后之远东局势	701
第六节 日本帝国之崩溃	709
第七节 战时朝野动态（三）	721
第十章 胜利之页	727
第一节 胜利、受降及复员	729
第二节 战后之日本与中国	754
附 录 抗战史料述评	767
搜集、鉴别与编次	769
抗战将领一览	777
殉职将领一览	807
抗战大事记	809
编后记	827

第六章 抗战第二期（一）

（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年四月）



第一节 武汉撤退后之新情势

武汉战后，军事上又转入严重的阶段。敌军沿粤汉线威力搜索，十一月十二日攻陷岳阳。其时，华南敌军已占我广州。敌军可能南北夹攻，打通粤汉路全线，切断西南大后方与东南沿海地区的联络。我当局为了应付这可能到来的严重局势，曾经准备建立粤汉路以东南各省的大游击区。为了贯彻长期抗战的计划，也准备“坚壁清野”，来消耗敌军的实力，阻碍敌军的行动。“坚壁清野”，原是旧俄重创拿破仑的战法，可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庸性格，与斯拉夫民族的极端性格，极不相同，因此，到了实践的关头，大有出入。岳阳陷落之日，敌军有向新墙河推进的态势。因为情报不正确，前后方联络不确实，乃发生了十二日晚间的长沙大火。（时机上失之过早）

大火起于十二日的午夜，数十处同时烧起，到了十四日才完，长沙城中，八角亭、中正路、南正路一带街市以及机关麻署，对河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和第一纺纱厂，都已化为灰烬。全城精华，损失殆尽。我最高统帅以湘省当局措置失当，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撤职查办，警备司令酆悌付军法审判，处死刑，以紧急处置平息舆情。当时敌方即利用长沙大火为口实，作分化我抗战阵线的宣传，敌军也就



长沙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大火三日，全城化为灰烬，图为自飞机上向下瞭望，白色处均为烧光之处

退保岳阳，等待我们内部的分化。为“败战心理”所中的汪精卫也就此攻击“坚壁清野”的战术，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作投降的准备。（他曾以副总裁名义发表谈话）

其时敌酋近卫，认为政治进攻足以辅助其军事进攻，乃开始诱降的阴谋。十一月三日，近卫即发第二次对华声明，略谓：

……帝国之所期待者，在乎建设能保“东亚久安长治”之新秩序，此次出师之最终目的，亦即在此，所谓“建设新秩序”，即由日、华、“满”三国相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以此为基础，进而确定国际正义，达到共同防御，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此即所以“安定东亚”、裨益世界进化者也。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事拒绝……

言下之意，就希望“其他人员”来做日本的傀儡，分散抗战的阵线。所幸我们的统帅，意志非常坚定，武汉撤退之日，即发告国民书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国民参政会即决议拥护总裁领导抗战，国策决不变更。近卫声明发表之明日，英美法舆论一致抨击，谓“亚洲为亚洲人之亚洲”为诞语，十一月八日，英国外交部声称全力援华，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汪精卫准备投降的意兴，迎头受了打击。十二月十六日，敌政府老羞成怒，乃公布了“兴亚院官制及兴亚院联络官制”。（采用船田法制局长之意见）十二月二十二日，敌酋近卫又发第三次对华声明，略谓：

日政府已决定：一方继续进行其军事行动，俾完全消灭反日之国民党政府，一面与眼光远大之中国人民，共同合作，建立东亚之新秩序。查中日“满”三国将来，将以建立“东亚新秩序”，睦邻亲善，共同反共及经济合作，为其共同之目标。中国今日应即首先祛除一切狭小偏见之观察，及放弃其反日怨恚之愚蠢政策……

事后推寻，字里行间，可见汪逆精卫与敌酋间秘密勾结之迹。从汪精卫对外国记者明白表示“中国未关闭第三者调解之门”（二十七年七月间）到公开斥责



汪逆精卫于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日访问近卫文麿

“焦土抗战”政策（十一月），到潜行离渝飞昆往河内，公然背叛党国，这条迂曲的路，在当时属于内幕新闻，很少有披露的机会。现在且引用当时参与内幕的端纳顾问（W. H. Donald）的一节通信 [与友人田伯烈（H. J. Timperley）书]，以明当时的曲折。他的信中说：

……中国之继续抗战，是绝无疑义的。中国目前绝无和平可言；如要和平，唯有日本直接地明确地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汪精卫离开了重庆，到云南的时候，提过讲和的话。外间因此传言，谓汪氏实在系替政府做双簧；这句话，确实够得上是谣言的本色。你要知道，汪精卫始终不渝，是无权替中国谈和平的一个人。

汪精卫向来是亲日小组的领袖。自从抗战开始以来，他的党羽便赤诚表示为国家而努力，因此，汪氏便变成空头领袖。汪氏脑海中，于百无聊赖之际，幻成一种空中楼阁，认为：倘能够和日本弄成一种似是而非，虽勉强，但仍可庶几的条件，便会吸引到一大部分贪图苟安的人；汪氏既动了念头，一部分无聊的二三流党羽，便开始活动。我想，他们要直接地和日本人交涉是办不到的；间接和日本人交涉，捕风捉影，却有可能，二三流党羽得到一种“虚无缥缈”的结果，加上了汪氏的“空

中楼阁”，于是事实便具体化了。照我所知道的，中国军队撤离汉口之后，当时这一班人仍留在汉口活动的。

蒋委员长曾于十二月二十日飞往西安，视察军事，未起飞之前两日（十八日），夜深的时候，汪氏往见蒋氏，说要飞到成都去演讲，这当然是平常的事。委员长到了西安，忽而收到云南龙主席的电报，大意是汪氏忽然飞到昆明，告龙主席谓，就彼个人的意见，和平大概有一点希望，请龙主席帮他的忙。汪氏又谓，委员长曾两度说过：倘中国不至于灭亡，日本之和平条件是可以接受的。龙主席于报告此事之外，并在电末说：“汪副总裁所言，是否可靠？职不能无疑，未审钧座曾否预闻其事；应如何办理之处，仰候钧裁。”委员长复电龙主席，大意是说，此事事先并未预闻，目前绝无谈判和平之余地云。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委员长夫妇从西安飞返重庆，这晚聚餐，我亦在座。谈起了汪精卫，蒋委员长对我说：“请你通知英美两国使馆，告诉他们：汪精卫绝对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与日本谈和，并且现在正准备作大规模之抵抗。”我立刻打电话到英国使馆通知该馆当时的负责人格林威君（J. D. Greenway），并请他通知美使馆代办贝克君（W. R. Peck），这时正是晚上七时三十分。

当时的重庆正充满了谣言，日本的无线电台不断地广播，谓汪精卫已逃出了重庆，原因是政治的失败。至汪氏“所干的和平勾当”，日本当时还在梦中。

汪精卫到了河内，对人说：“我之飞往云南，系应龙主席的邀请。”消息传到了香港，可怜香港方面的人，纷纷推测，以为汪氏真的可以和日本讲和。当时委员长还客气，致电汪氏，请其病体稍痊，仍早日返渝。

查近卫宣言，系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的。近卫宣言中，对于毁灭国民政府的决心，比前尤厉。二十六日，委员长在纪念周演讲，坚决声明中国绝无发起和平谈判之意。关于汪精卫事件，委员长称：“我辈中国人，凡知道国家之艰危及认识目前之时事者均不会想到与日本讲和。汪精卫先生，熟知日本军阀欲灭亡中国之野心，应该对日本军阀深恶痛绝；深望汪氏能返国共同努力，以达到抗战必成之目的。”让我告诉你一点旧事：在一九三七年圣诞节的时候，德使谈和失败了。意大利外交当局忽向汪游说，先之以意使，继之以意大利代办。他们提出：（一）委

委员长辞职。（二）由汪写信一封到日外务大臣，声明战事停止之后，中国将放弃反日的思想。苟能如此，则日本将以中国易于接纳之条件而退兵。

当时汪精卫尚清明在胸，怀疑意代办何以会向他进言，并说：“我不好意思请委员长写这封信。”事后汪将此事报告委员长。后来意代办又向汪进言，愿意撤回了委员长辞职条件，但求汪写封信到日本外交部。汪也将此事向委员长报告。后来，我从某一个外交家方面听到，汪氏当时，确曾私自对意使提出了书面的和平条件。这些条件，意使曾否转到东京，我不晓得；纵使这个条件转到了东京，我想日本也只是束之高阁，没有睬他；因为日本本来晓得在伟大的抗战当中，汪氏没有什么力量的。

去年（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七时四十分，我听到伦敦三十日深夜的广播，谓顷从香港收到消息，汪曾致电委员长，请其与日本谈和。我听到了便写了一张条子送到楼上蒋夫人那里，请蒋夫人代问蒋委员长，有无收到汪氏电报。蒋夫人复一条子，谓：“委员长并没收到汪氏电报，请代向路透社或其他机关声明。”后来查明，才晓得香港方面汪氏的党羽，擅在报章发表了一篇当时没有拍发的电文（艳电）。

我个人对汪氏的批评是：汪精卫是一个政客，但他却被德意的政客所利用。“和平”，是政客利用政客的把戏，我们要知道：德意想利用日本牵制苏联。但日本却要打中国；德意知道日本此举，结果只有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在德意不免失去了东方的强援；但要叫日本回头，日本又不肯。在无可如何之中，只有利用汪精卫干那与日本中国两不相干的独角戏。

这是汪逆精卫从脱离抗战阵线，发表著名的“艳电”走向做汉奸的经过。汪精卫之为人“实在是个无主张、无目的、无恩怨、无是非的一个怪角。他有着翩翩动人的风度，配上富于煽动性的口才及文之成章的一支笔，所以也能拥有一部分党徒，因而取得党国的崇高地位。但由于他个性之反复无常，不能与任何人合作到底，常会发生负气出走的事，终至跳到做汉奸的火坑里来”。（陶菊隐语）那时，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蓄意要灭亡中国，已很明显。蒋委员长已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纪念周上作严正驳斥，指出：“近卫所谓‘中国事件之最终目的，不



桂林一公园中所建汪逆精卫与其妻陈逆璧君之跪像，以示汉奸遗臭万年之意

仅在军事胜利，乃在中国之新生与东亚新秩序之确立。此项新秩序，系以中国新生后日满支三面合作为基础’。大家要注意他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而此项新秩序，则是根据于中国已变为奴隶国家后，与日本及其造成之满洲伪国紧密联络而成的。目的在什么呢？以防止赤祸名义，控制中国的军事；以拥护东亚文明的名义，消灭中国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经济壁垒的名义，排斥欧美势力，独霸太平洋；再以‘日满支经济单元’或‘经济集团’的工具，扼制中国经济的命脉。大家试想，‘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七个字之上，包藏着怎样的祸心。”他又明白指出：“成立所谓‘兴亚院’，这是承接敌国闹了许久的对华机关而生产的。他们这种做法，是要使整个中国支离灭裂，不止亡中国，也要危及整个的亚洲，这‘兴亚院’是本月十五日正式成立的，先一日近卫发表谈话，是‘要筹组新的行政机关，以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个机关，依国外各机关，与中国保持连带关系，将成为执行对华政策之枢纽，以实现日本对中国事件之最后目的’。这是执行一切灭亡中国计划的总机关，也可以说，是集日本从前在中国到处制造罪恶的种种特务机关之大成的一个总务机关！”敌人的阴谋，已经全盘托出；中国应该如何决策，蒋委员长也已说得非常明白。偏是汪精卫通电主和，艳电的前面大半段，所谓第一、二、三各点，即是公开对“广田三原则”加以辩护，表示可以承受。他说：“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之声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对于中国无领土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第二点为共同防共……第三点为经济提携，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

益，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只有第二点，是修正广田共同防共的办法，由日方自己去应付苏联，而由中国政府对付共产党，分工合作。从电文“至其条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以下，则设法在满足对方认为“自动承认三原则六条件”还不够的情势下的对象。所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即是针对着日方所谓“现在已占领区域，一年以后撤兵”而言，所谓“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亦即对日方所要求“中国境内驻兵”而言。而结末一段，所谓“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更是表示对于广田所提根除“抗日思想”一项要求提必有之保证的意思。“艳电”全文，从头至尾，都是胡话，可见汪逆当时的昏乱，国人乃对之完全绝望了。

汪逆到河内以后，一直逗留到五月初，中央对“艳电”的答复，是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中常会开除他的党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职。当时，汪即派梅思平、陶希圣、周佛海等赴港。不久，日本人犬养健便到河内来了；一月十七日，林柏生在香港被狙击，三月二十一日，曾仲鸣在河内被刺死；其后汪逆便发了一篇“举一个例”，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说：“我的主张虽暂时不为重庆所采纳，终有一日为全国人民乃至中日两国人民所采纳，则我可以无恨。”四月二十五日，汪在几个日本特务人员的设计护送之下，乘车到海防，偷偷上了日本人替他所预备的北光丸。五月六日，到了上海。他的汉奸命运就此注定了。（汪逆做了汉奸的种种，后文另详。）孙总理在北平临终的时候，汪问总理有何遗言，总理说：“我死了，你们就会被敌人软化了，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倒真一语断定汪的终身了！

汪逆被开除党籍之后三日，近卫内阁便崩溃了，这便是敌人速和速结计划的破灭。继近卫而起的，为平沼麒一郎；他曾于一月二十一日发表施政方针的演说，说：

对于中国事变，天皇已定有确乎不动之方针，现内阁当然依此根本方针，向所期之目的，彻底迈进。日“满”支三国，应立对互相充分理解之上，互相提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实现互助关系，善邻